

编者按：2018年10月11日是凤台县城第一次解放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今天，我们的先辈们冒着生命危险，攻打凤台县城，消灭地方顽匪，阻止北上援敌，配合即将开始的淮海战役。为了使读者了解当时解放凤台县城的战斗实况，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特刊发此文，以示纪念。

（一）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进入大反攻阶段，淮海战役即将打响。豫皖苏六分区所属县城中的怀远、凤台和颍上三县尚未解放。此时的凤台县委、县政府，在凤台先后开辟了白塘、清泉、新河、金沟、界沟、古沟、潘集等地区，相继建立了区、乡政权，并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反动势力，使凤台的敌人如惊弓之鸟，龟缩在凤台县城，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配合淮海战役行动，牵制沿淮一带敌军北上增援，豫皖苏军区六分区党委，决定攻打凤台县城。

（二）

战斗之前，豫苏皖军区六分区司令部，派出分区侦察参谋丁香圃等来到凤台，在新河区队胡立国的配合下，多次化装到城北岗湖村，通过我党争取利用的国民党保长胡如九，初步了解敌情。之后，侦察参谋丁香圃等，在群众的掩护下，以卖菜为名，进城实地侦察。经过十余天的侦察，基本摸清了驻凤台县城敌人的兵力和布防情况。驻守县城内和城周围的有国民党省保安八团三营、县警察队、县常备队、县保安大队、新成立的“正义”部队（土匪武装）和淮南矿警、交警等。国民党省保安八团三营的三个连，分别驻守在河东烟墩山、城东黄土山和城西大孤堆，营部设在黄土山。县保安大队在城西郊驻两个中队，在城北郊驻两个中队，在黄土山驻一个中队，看守监狱一个中队。“正义”部队驻河

南。县警察队和县常备队的两个中队驻城内，县常备队的另两个中队，分别驻硖山口和河东芦塘孜。淮南矿警和交警驻孔集一带。敌人在西大孤堆和城北、城东分别构筑了掩体工事，设置了火力点。敌人主要兵力分布在大孤堆、黄土山和北大坝，其中又以大孤堆和黄土山为主要支撑点。

（三）

在摸清凤台县城敌人的兵力和布防之后，1948年10月10日，豫皖苏六分区主力部队十一团、十二团，遵照军分区

·史海勾沉·

凤台县城的第一次解放

□凤台县新四军研究会 俞志华

命令向凤台进发，当晚行军至凤台境内界沟集、丁集一带。部队宿营后，以连为单位进行了战前动员，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争表请战决心，战斗情绪十分高涨。

11日，十一团、十二团和凤台县武装，在军分区率领和指挥下，直逼凤台县城。军分区指挥部设在城西八里塘村，军分区司令员李浩然、政委罗野岗、副司令员夏云飞、参谋长王枫等亲自部署战斗。十一团从东门和北门进攻，团指挥部设在古城孜，团长郝宏基、政委洪映；十二团从西门进攻，团指挥部设在缪郭孜，团长蒋汉卿，政委霍大儒。同时，军分区指挥部从十一团五连抽调一个加强排，从凤台县武装抽调部分精干力量，组成独立支队，由十一团参谋长冯韬指挥。独立支队除留下部分兵力在架河堵截田家庵援敌

外，其余力量由冯参谋长率领，强渡二道河，占领烟墩山，封锁黑龙潭，阻敌东逃。县大队一连在城西沙木陈庄，守卫颍凤公路，警戒颍上、正阳关之援敌。白塘、新河、界沟等区队，担任执勤任务。一切部署妥当后，作战人员按照各自任务，迅速进入前沿阵地，隐蔽待命。

（四）

10月11日黄昏时刻，军分区指挥部发动总攻命令。顷刻间，凤台县城东、北、西门号声齐鸣，炮火连天，杀声震

耳。这突然的攻击，使城内敌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十一团冯韬参谋长率领的独立支队首先顺利渡河穿插到拐子集，迅速消灭烟墩山守敌，封锁了黑龙潭渡口。

十二团在西门进攻中，以二营为主攻，二营四连担任突击任务，三营为助攻，一营为预备队。向大孤堆的敌军发起了猛烈攻势。

与此同时，十一团也在东门、北门与北大坝和黄土山的守敌进行了激烈战斗。十一团三营的任务是主攻北大坝，该营的九连为尖兵连，尖兵连的九班为尖刀班，尖刀班的九名年轻战士，冒着敌人的射击，一次又一次进攻，终于摧毁了北大坝两侧敌人的火力点，其中七名战士不幸牺牲。攻打黄土山的二营指战员，得知北大坝已被我攻克，士气更加高

·人间真情·

师恩难忘

□陈明

岁月匆匆，红尘碌碌，不觉已是半百虚度；世事炎凉，人情冷暖，心头早已变得麻木。然而，提及教过自己的老师，我的眼前就立即会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的笑声依稀可闻，他们的神采明晰可辨，我甚至还能感触得到他们从我身边匆匆走过时冲拂在我身上的气息。他们是一尊群体雕塑，辛勤敬业和传道解惑是这尊雕塑的主题。他们又极富个性，虽然时隔多年，仍能让你对他们保持着新鲜的记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得一良师又可尝不是？况且，在我们求学求知的日子里，启蒙、教导我们，对我们施以终生影响的良师又远非一个，这怎能说不是我们的生之荣幸与财富？对于他们，我自是深怀了一生一世的感激。他们是传递我知识，启迪我思想的智者，是教育我做人，指引我生活的哲人。在我的身上，我的思想中，我的心灵里，何处不留有他们的影子，不留有他们潜移默化中濡染给我的深刻影响？

我永远记得上小学时的校长，兼我们语文课的朱老师。他矍瘦白净，衣着朴素，夏日里典型的装束就是白衬衣、灰裤子，用棕色牛皮腰带扎着外腰，腰上总是系着一串钥匙，喜欢独自一人在学校的土操场上散步思考。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是他对我作文的一再表扬以及对我的栽培，

音送给我的福音？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滴水观音经历了五个冬夏春秋，虽然有时出现叶黄凋落，但每次却又以旺盛的生命力生长着，根茎比刚买的时候粗壮多了，叶片也长得宽宽大大的，碧绿碧绿的越发惹人怜爱了。但却在这个夏季枯枝溃死，叶子基本都枯黄脱落了，根部也腐朽了，只是花盆中的都是污浊的泥

·感悟人生·

滴水观音

□高梅

水，可怜的滴水观音！我知道这段时间是因为我的粗心 and 疏于打理，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心境，我的心忽而一下变得很痛，痛得竟然瞬间无法呼吸，我的忽视扼杀了滴水观音的生长？然它竟然是有灵性的，不然我的心为何而痛？是的，很久没有认真的管理它了，甚至有时瞥见盆里的土开出很宽的裂缝，我也没有给它浇水，偶尔心情好的时候才想起来浇灌一下，甚至漫灌，我想我是违背了滴水观音正常的生长需求，明知道它是温湿半阴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而恶意的改变它的生长环境，那么它应该是向往大自然山脚下的那株滴水观音的那种生存？是我把它圈养了，原本它是需要阳光雨露的，只有雨

·朝花夕拾·

斗蟋蟀赢月饼

□潘丰家

在凤台县西北顾桥、马店、展沟、阙臆一带，自古就流传着八月十五中秋节斗蟋蟀赢月饼的习俗。每到秋季，一些喜爱“小虫蚁”的人们便在夜晚更无人静之时，一手打着手电筒，一手拿着蚰蚰罩（一种用细铁丝编织的圆筒形罩子），到偏僻的墙角旮旯和野外的豆地或菜园地里去掏蚰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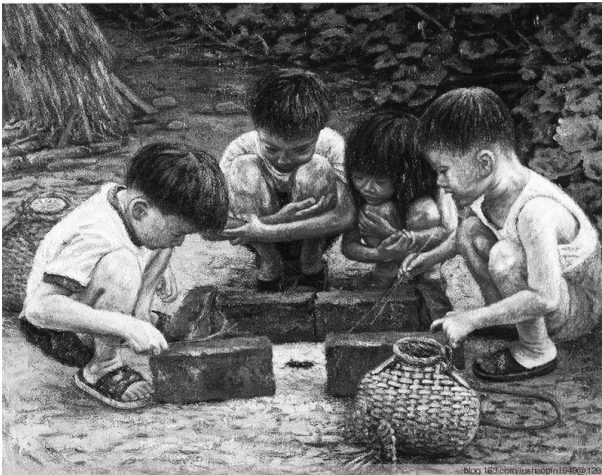
掏蚰蚰十分讲究，要根据其长相确定取舍，一般认为“个大、头阔、牙长、腿壮”者为优，同时有特殊长相的也不失为好品种。人们还习惯以蚰蚰的相貌特征来命名，如“小红头”、“玉石眼”、“紫玛瑙”、“宽衣”、“长腿”等。在掏蚰蚰时，如果发现是在蛇洞或蟾蜍洞里为它们站岗放哨的，就会被青眯，因为这样的蚰蚰一般都会争斗起来十分凶猛。蚰蚰掏回来后，不能马上投入战斗，要喂养一段时间，把它养得膘肥体壮后才出场。而喂养蚰蚰也有很多门道，首先要把它放在带盖的密闭陶罐中，在罐子的底部用较硬的黄胶泥塞住罐子的五分之二处，因为如果不用硬一点的胶泥蚰蚰会打洞。蚰蚰的饮食也很特别，一般要喂较硬的西瓜子剥仁，锻炼蚰蚰的咬劲，使其在战斗时更有力气。由于蚰蚰平时夜里都要喝露水，所以喂的西瓜子不能太干，要含有一定的水分。

每年的八月十五左右是斗蚰蚰的

季节，战斗双方要通过中间人商定输赢的价值。在五六十年代经济匮乏时期，一般就拿月饼做赌注，赌注小的，每赢一局得一块月饼，大的得一封五块。对阵双方往往还会有助力团参与其中，输赢风险共担，也可以与助力人一起下赌注。所以每到斗蚰蚰时，十数人围在一个宽敞的场地上，最里面的是蹲在地上的对阵选手，外围的助力团人员，或站着或立在凳子上观战。每场战斗的局数有双方商定。一场战斗下来，对阵双方心绷如弦，紧张得额头冒汗，观战的腰酸腿疼脖子抽筋。最有趣的是开战，双方将商定的蚰蚰，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用一根细竹针在一端缠上老鼠胡须做的撩拨工具，催动两只蚰蚰头顶头，犹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便开始厮杀，用两个凌厉的牙齿咬住对方的牙齿咬住对方的牙齿咬住对方，将前半身拱起，待一方精疲力尽时便败下阵来，这时暂时获胜

一方，便得意的展开翅膀“咯咯”高唱起来。有时由于咬合较紧，双方可以连翻几个筋斗也不松口。比赛有时一个回合决定胜负，有时暂时失败的一方喘口气来后，又开始厮杀，经过多个回合，直到一方被另一方追得沿着容器边沿打转逃跑。那打斗场面绝不亚于古代角斗士角力，令人感叹叫绝。

斗蚰蚰的场景已数年不见，然而儿时看过的情景依然记忆清晰。看看现在孩子们都在玩电子游戏，深深感到现代科技发展变化，想想幼儿时玩耍的游戏也早已荡然无存，有时还真有点怀念。



·生活点滴·

老槐树下新生活

□胡仲昌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一颗葱郁的老槐树，今年五、六月间，这棵老槐树下来了一群学跳舞的老大妈。每天晚上，这些舞者在这棵老槐树下翩翩起舞，小区里的居民有幸成了观众。

在一般人看来，跳舞是些年轻人的娱乐享受，而在这棵老槐树下，跳舞的却是一群有着孙儿的大妈们，她们学跳的不是最近流行的广场舞，而是交谊舞中的华尔兹、布鲁斯、恰恰、伦巴、水兵舞等。

说句实在的，我也是一位有着30多年舞龄的爱好者。记得第一次看到她们踩着乐点笨拙、僵硬地移动舞步时，觉得有些着急可笑——她们的身材早已在时光的打磨中走了样，显得胖而臃肿，学跳这些舞蹈多少有点自找难看。

然而，她们学跳舞的态度非常认真，每天晚上19时30分准时到场，她们会身穿黑色镶红边的舞蹈裙，脚穿专业的舞蹈鞋，准时来到老槐树下集合。

教她们跳舞的老师是一位年过六旬的男性老者，姓岳。这位舞蹈老师长得非常精巧，教学时，他总是穿着一身宽大的纱料舞蹈衣，跳起舞来又轻松又有节奏，一看便知跳了多年的舞，这位老师对舞蹈十分虔诚，对这些大妈们的要求非常严格。

这些大妈都是没有一点舞蹈基础的人，学起舞来非常费力。刚开始，她们只能按照老师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去学。由于记忆力不太好，她们常常是学会前一步，就忘了后一步，时间一长难免引得老师发脾气，即使如此，她们依旧耐心地向老师讨教。

有一次，学员陈贤菊因为一个动作始终学不会，竟被老师责备哭了。不过，她没有退缩，用手巾擦干眼泪，继续练舞。

后来，这群大妈慢慢适应了老师的脾气，舞技跳得一天比一天提高。

她们刚开始学跳舞时，周围会聚起许多看热闹的人。起初，她们对众人围观感到很不自在，学起舞来扭扭捏捏，不时也会引来老师的训斥。一天，在课间休息时，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认真是对所有人的尊重，你们是表演者，只有认真地去跳，才能对得起自己，不负观众对你们的希望。”这句话，让他们对围观的目光变得坦然起来。

如今，大妈们能够上场跟着音乐节奏跳完一支舞曲了。

在今年国庆节的晚上，当她们两人一组，跳完北京平四《走向新时代》舞曲后，看热闹的人向她们送上了最热烈地掌声。

涨，猛冲狠打，一举歼灭了黄土山守敌。接着，一营、二营迅速向南门发展，抢占淮河渡口，封锁了敌军南逃之路。此时，城内敌人见城东、城北两面均被我军占领，城西又有我十二团正在进攻，因此走投无路，乱作一团，在我十一团一营、二营的夹击下，被击毙或南逃渡河溺水而死的敌人数以百计。

在十一团聚歼守敌之际，正是十二团在城西大孤堆血战之时。因大孤堆地形特殊，南面是淮河，东面和东北面是西城河，只有东西一条通道连接城内，加之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密集，敌堡四周地形开阔，没有隐蔽物，因此不易接近。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四连官兵，被敌堡内喷射出来的条条火舌，压得抬不起头来。我方在轻重机枪掩护下，连续组织几次爆破都未成功，数次冲锋，均被打了回来。二营营长李振海、四连连长王福成，指导员刘法家、班长刘会民等干部战士数十人在连续冲锋中光荣牺牲。此时，四连战士含泪要求：继续突击，誓战到底，痛歼顽敌，为战友报仇！团部首长决定，由六连协同四连，继续发起强攻，同时命令一营由城内出击，断敌后路，包抄守敌。一营迅速绕道冲入城内，直扑大孤堆，与六连一起将守敌团团围住，全团加强火力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在我强大攻势下，敌人见孤军无援，遂缴械投降，全城战斗结束。

（五）

第一次解放凤台县城战斗，消灭了国民党保安八团三营的大部及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约600人，缴获敌军机枪2挺，轻机枪5挺，手炮3门，步枪300余支，子弹20000多发和大量其他物质。并搜捕了县参议长、肃反专员张铭诚，特务组长廖多沂，常务队中队长张牧九等国民党县政府要员。军分区在城内贴出《安民告示》，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我党我军政策。

翌日下午，我参战部队全部撤出凤台县城。

读的同学按时休息。记得每到冬季，天还没有亮，起床的铃声就响了，陈老师总是准时来到宿舍，督促大家起床。朦胧的晨光之中，顶着着凛冽的寒风，看到敬爱的老师就在身边和我们一起运动，那种氛围，那种感受，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暖烘烘的，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现在想起，仍然体会到陈老师那时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深深的师爱，更珍贵的是直面艰苦生活的勇气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我永远记得读函授大学时认识的岳老师，他的渊博学识、他的真知灼见、他的诚恳谦虚，无不令我折服。他曾把我的一篇文章拿到省级刊物推荐发表，让我在他的感染之下，一度曾梦想以研究学问为业，过清静淡泊的生活。数年前，听说他毅然辞职去了深圳，到那里闯荡、立业、发展，使我再次因他而深受触动，为自己的安于现状而惭愧，不自觉地便把他作为榜样鞭策自己积极进取……

现在的我离开校园，踏上社会已有三十余载，回想起恩师的点点滴滴，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应该是最无私、最纯洁，最值得留恋了。这份浓浓的真情啊，我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述，却是那么刻骨铭心，永生难忘。感谢您，我的老师！

润观音才能滴水。慢慢沉寂的心又逐渐变得惴惴不安起来，那么经过了五年的修养生息我的定力还达不到足够的沉稳？

看着眼前的滴水观音，想起了现在生活在幸福中的孩子们，他们天天被父母老师关在温室里，小心呵护，生怕得不到最好的爱护，可事与愿违，这些温室里长大的娇儿们，体质孱弱，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而那些从小在田野里风吹日晒、在乡村小路上、在条件艰苦的山窝里奔走几个小时去上学的农村孩子，却个个精壮神气，谁说这不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的恩惠呢？也许，滴水观音还有存活希望，想到这，我把盆里的土倒掉，然后仔细地剥掉根部的枯皮，发现竟然还有一截好茎，我欣喜不已，换上新鲜带有湿气的泥土，培好，再把盆搬到室外的阳台上，也许过段时间应该有让我惊喜的东西，我会在沉寂中期待着！

